

人·鬼·神

木林辛禾著



群众出版社

神・鬼・人

——



——

神 · 鬼 · 人

木 林、辛 禾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57·11

內 容 介 紹

这是个以揭露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为题材的电影剧本。

馬同光和吳亚宾是两个信仰宗教的青年，又是相恋着的干兄妹。解放后，馬同光冲破了父亲——牧师馬大卫的控制，毅然参加了革命，在革命大家庭的熏陶和教育下，鍛煉、成长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干部；而吳亚宾則由于天性懦弱，盲目崇拜和信賴她的假仁假义的义父，陷进了受压抑、被蹂躪的深渊，如果不是馬同光及时赶到，則連最宝贵的生命也将被奸險的义父夺去。

作者通过这对青年的遭遇，以有力的笔触剥下了牧师馬大卫的层层伪善的外衣，显露出他以神职为掩护破坏革命、以“关心”和“教育子女”的假面破坏子女幸福的卑鄙齷齪的靈魂。

神 · 鬼 · 人

木 林、辛 禾著

*

群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3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

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書号 (总) 29 (文) 21 开本787×1092¹/₃₂ 印張3

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52,000 印数00,001~20,000册

定价 (7) 0.28元

人 物 表（以出場先后为序）

馬保罗——男，基督教徒。

賴尔德——男，美国“牧师”，帝国主义間諜分子。

老 赵——男，二十六岁，地下党员，学生运动的领导者。

馬同光——男，二十一岁，京华大学二年级学生。

吳亚宾——女，二十岁，信徒，京华大学一年级学生。

小胡子——即梁少荳，男，国民党市党部的特务头目。

馬大卫——即序幕中馬保罗的两岁的儿子，五十岁，基督圣堂的“牧师”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。

洪小姐——女，二十三、四岁，信徒。

海 兰——女，二十三岁，工人出身，地下党员。

林慧恩——女，三十五岁，馬大卫的后妻。

孙太太——女，二十五、六岁，信徒。

吳 媽——五十岁，吳亚宾的母亲。即序幕中

豆腐房的小女孩。

李慕貞——女，四十岁，傳道士。

史永鐸——男，四十四岁，进步牧师。

金志新——男，三十岁，地下党员。

小 李——男，二十二岁，地下党员。

常蒙恩——男，四十岁，蒙恩院“院长”，特
务。

李 姐——女，三十岁，信徒。

張 大——男，三十五岁，狗腿子。

張 嫂——女，三十三岁，張大的妻子。

普尔士——男，美国“牧师”，披着宗教外衣
的帝国主义間諜分子。

沈君美——解放后，化名林再生，男，三十
岁，特务。

男女群众若干人。

序 幕

字幕：

自鴉片戰爭以來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逐漸深入到我國內地。它們除政治、經濟的侵略外，更在各地建立教堂，大量派遣教士，進行文化侵略。它們倚仗不平等條約，欺壓人民，無惡不作。中國人民激於愛國義憤，於一九〇〇年（清光緒二十六年）爆發了義和團反帝國主義大起義。由於滿清王朝的腐敗無能，致美、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意、奧、日八國聯軍侵入我國。

畫面上現出八國聯軍攻破大沽炮台的景象，八國聯軍步、騎、炮等兵種在京津大道行進和圍攻北京的景象。

旁白：“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后，聯軍統率部下令：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，然後再繼以私人搶劫。”（注）

畫面上現出北京戶部衙門的高大倉庫被搶劫的內外景。大量白色大元寶、黃色金錠，一車一車地被先來的

〔注〕見瓦德西拳亂筆記，收入“義和團”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）“三”31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洋兵搶走；后到的洋兵发瘋似的遍地挖掘搜尋。

一伙美国兵和日本兵，为搶夺几个金制法碼，互相毆打，互相开枪射击。

大清門的外景。

英国兵、法国兵和俄国兵，背着沉重的袋子，得意洋洋地从大清門走出来。德、意水兵喘呼呼地赶到，上去就搶。于是强盜們滾成一团，袋內金銀珠宝被拋出，散落在地上。

宣武門大街的一家当鋪門前，聚集着一大群洋兵。几个洋兵抬着粗笨的木头，正撞击紧閉着的鋪門……

西四牌樓至新街口、宣武門外等处，一片火海，天空弥漫着濃重的烟云。

一群法国水兵在宣武門內一条街上，遇到一伙逃难的老百姓。法国兵以机枪逼着这些人挤进一条死胡同，把妇女都抓出来，然后用机枪打死所有的男人。

崇文門外，几个美国兵追着十多个妇女。妇女們一个个跳入附近一口井內。一个老年女人領着个小女孩，沒来得及投井，竟被美国兵抓住，拖进一个院子。

画外傳來小女孩惨叫的声音。

靠近使館界的小胡同，一個街門外。有個三十多歲的男子手里拿着塊白木牌，正往街門上釘，牌上写着英文：“The house of the Christian Paul Ma”（基督徒馬保羅之住宅），他釘完剛要轉身進院，忽然來了一群洋兵抓住他，吵着要花姑娘。

馬保羅忙用英語說：“有，有，請跟我來！”他領洋兵拐進另一條胡同，朝一個小門指了一下。

洋兵上去搗門。

馬保羅低語：“求上帝痛痛地懲罰那些侮蔑神的人吧！……”

院內，房里有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，聽到搗門聲和鬼子的喊叫声，男人連忙抱起孩子喊：“快跑！鬼子來啦！”

年輕姑娘腿快，跳出後窗，爬過矮牆去了。男人抱着孩子也跨過矮牆，那個年紀大些的女人因跑得慢，被闖進來的鬼子抓住，推進屋去。

逃出的男人把孩子交給年輕姑娘，說：“快到城根破廟藏起來，我去找你嫂子。”男人偷偷爬上牆頭。被院內洋兵一槍打中，滾了下去。

屋內，被蹂躪的女人，嘴角流着血，呻吟着從屋里

爬出来，困难地爬到院内井台上，勉强抬起头来，望望天，微弱地叫了声：“孩子！”一头栽进井里。

馬保罗一口气跑回家，刚要进门，就被一个洋兵擋住，眼看明晃晃的刺刀刺上身来。

他連忙举起双手，說着英語：“主啊！我是基督徒呀！”

洋兵摇摇头，揮手叫他跪在墙下。他合着眼睛“主啊，主啊！”地禱告。等鬼子走后，他才立起来，跑进门去。

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。儿子倒在地上，已哭哑了嗓門。他心疼地抱起儿子，喊：“天儿他媽，天儿他媽！”向各处寻找，最后，发现妻子披头散发，衣服被扯成碎片，在厨房的矮梁上，上吊自杀了。

馬保罗呆怔了一会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抱着孩子瘋子般地跑出去。

旁白：“帝国主义者知道单凭野蛮殘暴并不能征服中国人民，于是，就加紧培植忠实走狗，叫他們披上宗教的外衣，以便进行活动。”

使館界內，一个教堂里。美国牧师賴尔德坐在椅子上。听完馬保罗的哭訴后，不慌不忙地从皮包中取出殉教烈士名冊，吩咐馬保罗：“你写：馬陈氏于一九〇〇年

八月，被拳匪杀死。”

馬保罗迟疑地：“被拳匪杀死？”

賴尔德点点头：“如果不是拳匪侵犯神圣的教堂，八国联軍怎会来到中国？你的太太为主殉难是荣耀的，等战争結束以后，清政府要賠償你五百两恤金。”他伸出五个手指比划着。

馬保罗恍然大悟，忙改口：“是的，是拳匪害死我太太的，清政府应该賠償恤金。”

賴尔德笑笑：“为主受逼迫的人有福了……”

馬保罗悲喜交集，按照吩咐，一气写完。嘴里不断地說着：“感謝主的恩典。”

賴尔德走过来，拍着馬保罗的儿子的头：“这个孩子我要栽培他，讓他将来成为主的最誠实的仆人。”

馬保罗叫孩子跪下：“請牧师賜个圣名吧！”

賴尔德一手按在孩子头上，合眼：“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，賜他圣名为馬大卫，阿門！”

第 一 章

一

一九四八年夏天，某日黎明前。

郊区，京华大学广场上，集合了几千男女学生和职工，都拿着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旗子，紧张地在整队。几个领队的跑到前面，举起小旗摇了几下，大队便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出发了。

一个高个子男学生，跑向男生斋舍，在二楼一个门上敲了两下，推开们，探进身去，喊：“馬同光！馬同光！”

斋舍内，靠窗的床铺上睡着馬同光。听到喊声，猛地坐起来，胸前佩带的一个金色小十字架，随着身子摆动了一下。

来人：“快！大队已经出发啦！”

馬同光慌忙看枕边的夜光表：“现在才三点呀，老赵。”

“出发的时间提前啦，路线也改了，快！”老赵说

着，退出門去。

馬同光慌忙穿好衣服，跑下樓來。

女生齋舍，三樓一個窗子嘩地一聲開了，一個女生探出大半个身子來張望。她很漂亮，瓜子臉，弯弯的眉毛，有双忧郁的大眼睛。

她看見游行队伍跑步出了校門，便急忙跑下樓來，一边扣着大樹鈕扣，一边向男齋舍跑。拐角处，远远望見馬同光正向校門飛跑，便改变方向追了过去，边跑边喊：“同光！同光！等等我！”

馬同光轉過身來，等女生走近，高興地說：“亞賓，快來，咱們趕上去！”拉了吳亞賓就跑。

“不，同光，不能去啦！收師叔叔要我們遵守基督徒的本分……”吳亞賓皺着弯弯的眉毛，遲疑着，不想走。

馬同光停下來，揚起了粗眉毛，奇怪地問：“為什麼？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，每个中国人都有份，干嘛不能參加！走！”拉了吳亞賓向校門走去。

拂曉。

京大的游行队伍，举着旗帜，浩浩蕩蕩进了城門。

城門附近，有几个鬼鬼祟祟的特务，远远在張望。

大路上，馬同光和吳亞賓快步走着，追赶前面的队伍。剛走到城門口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喊：“站住！举

起手来！”

几个凶恶的人气势汹汹地向他們跑来。一个滿臉疙瘩的特务举着手枪。

馬同光和吳亚宾吃了一惊，机械地举起了双手。被檢查后，持枪的特务指着他們的校徽，揮手喊：“捆起来！他媽的，捣乱分子！”

馬同光怒問：“为什么不講理，随便捕人？”

几个小特务不容分說，上来把二人一齐綁上，拉拉扯扯，推上了大卡車。

車上已捆着一个小販打扮的人。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卖报孩子，正張着嘴巴哭罵。

二

国民党市党部的跨院。厢房里关着抓来的男女青年們。

小屋內，一个歪嘴特务正在审訊馬同光和吳亚宾，他結結巴巴地說：“說、說实話！你、你們、你們的主使人——是誰？”

馬同光：“我們从学校回家，还有什么主使人？”

歪嘴特务：“你、你們、你們这些捣乱分子，公然敢、敢向美、美国領事館示威，再不說实話，我……我枪毙了你！”

馬同光：“你是中国人，还是美国人？”

歪嘴特务恼羞成怒，从桌后走过来，打了馬同光一个嘴巴：“我、我枪毙了你！你、你这八路崽子！”轉身又問吳亚宾：“快、快、快說，你想死想活？”

吳亚宾：“請不要誤会，我們并没有参加游行！”

特务大喊：“放屁！”举手要打吳亚宾。

这时，門开了，进来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矮个子。屋內几个特务向他立正。

小胡子打量了馬同光和吳亚宾两眼，輕声問：“馬大卫牧师是你們的什么人？”

馬同光：“是我父亲，你問他干什么？”

小胡子假笑了一陣，抱歉地說：“馬少爷，这完全是誤会。你們受屈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又对特务們神气十足地喊：“快請馬少爷到客厅！”

馬同光和吳亚宾驚訝地看着这个留小胡子的人。

三

城內，偏北一条不大繁华的街道，中間有座教堂，高聳的屋脊上豎着一个鉄十字架。临街的墙上，象商标似地挂着一块白色长方木牌，上写着：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——約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”

中式街門上有一块横匾，上写着：“基督圣堂”。

教堂內，早晨聚会剛完，所有聚会的信徒，順序从

禮拜堂的几道門內走出。

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細高身材，白淨面皮，两腮下陷，顴骨突出，戴一付金边眼鏡，穿一件玄色大褂，站在堂門口，謙遜地与每个信徒点头送別。

从禮拜堂最后走出一个服飾华丽的小姐，連忙跑过来：“馬牧师您好！”

馬大卫笑臉迎着，亲切地問：“洪小姐您好！”

洪小姐：“謝謝！”

馬大卫低声問：“令尊大人还在上海嗎？”

洪小姐搖搖頭，低声說：“前两天有人带来口信，說他跟八路軍合作啦，密秘到石家庄山里边去啦。”

馬大卫惊讶地說：“令尊是知名学者，声望又高，怎能跟共党合作？”

洪小姐：“是呀！我也是这么想，可是他老人家有个怪脾气，老是反对国民党的……”

馬大卫看看周圍，低声說：“还有什么？来，进屋談談。”

这时有个濃眉大眼，年輕健壯的女人，抱着一个小羊羔，从外边进来。看見馬大卫，問道：“馬牧师，太太在家嗎？她要看小羊，我抱来啦！”

馬大卫和藹地摸着羊羔說：“圣洁的羔羊啊！基督的門徒應該象你一样。海兰姊妹，怎么你和志新兄弟都沒有来聚会？”

海兰：“今天街上十万学生游行，路都断啦，志新

送牛奶，剛回来，我一个人离不开。我在挤奶时，作过禱告。”

馬大卫：“好，好，太太在客厅里，你去吧。”

馬牧师的客厅。摆着精致的家俱。左边沙发上坐着一个珠光宝气的年輕太太，右边沙发上半坐着一个年約三十来岁的女人，高兴地把小羊羔抱在怀里，貼在臉上亲吻。海兰站在沙发旁边。

年輕太太：“密西司馬，你真有办法，你們奶場一天能出多少奶呀？这倒是个有趣的生意。”

馬太太：“哼，剛够开支，依我早就不干啦，牧师不肯。說真的，我也舍不得他們夫妇俩。”她瞟了海兰一眼：“志新怎么沒来？我还有事問他呢。”

海兰回答：“志新見着胡老板啦，他說請您放心，那……”說着看了年輕太太一眼。

馬太太接着說：“沒关系，孙太太不是外人，他也要我帮忙，你講吧。”

海兰：“胡老板說，上次那两万支葯針出脫啦，賺了五倍，他劝您买进黃的。”

馬太太得意地看看孙太太：“你看怎样？那批西葯才买进来不到五天。海兰，你馬上回去，叫志新再跑一趟，讓胡老板看着办吧！”

这时，電話鈴响起来，馬太太走过去接電話：“喂，是馬宅。……什么？……你是誰？”